

寓言使我们更有智慧，更通情理，
我们从中汲取人生的营养，得到行为的启迪。

中国

现代寓言

精品

刘光红 / 选编



湖北教育出版社 |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BEI EDUCATION PRESS | HUBEI JUVENILE & CHILDREN'S PRESS



中国
现代寓言
精品
藏书章

刘光红 / 选编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FUJIAN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寓言精品/ 刘光红选编. —福州: 福建
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 8

ISBN 978 - 7 - 5395 - 4933 - 0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寓言 - 作品集 - 中国 -
现代 IV. ①I277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80865 号

中国现代寓言精品

选 编: 刘光红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 (邮编: 350001)

http: //www. fjcp. com e-mail: fcph@fjcp. com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 (集团) 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厂 址: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

开 本: 890 × 127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93 千字

印 张: 7.75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95 - 4933 - 0

定 价: 15.5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与承印者联系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591 - 87382242

前 言

寓言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文学艺术样式，在我国战国时代最为发达。此后两千多年间，寓言一直没有中断，但是再没有战国时代那样繁荣。尽管出现过柳宗元、刘基那样的名家，产生了《猫头鹰搬家》、《狂泉》、《请君入瓮》、《猓》那样的名作，然而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哪一个时期能与战国时代相提并论。明代的俗文学相当发达，其中包括寓言。当时把寓言与笑话一道作为俗文学对待，作品内容也远没有战国寓言那么深厚。

1

晚清以来，特别是“五四”以后，西方伊索、拉·封丹等名家寓言传入中国，给中国的寓言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，翻译、改写外国寓言的风气盛极一时，中国古代寓言也开始有人整理。寓言创作重新兴盛起来，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组成部分。现代前期的寓言创作，无论题材内容、表达方式，都不是中国古典寓言的直接继承，更多的是从西方寓言学习得来。战国时代的寓言，大多取材历史故事，寓言中的角色大部分是人，动物拟人化的作品固然也有，但不占主导地位。现代前期寓言中的角色基本上是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，明显地是受西方寓言的影响。这个时期，许多大作家，如胡适、鲁迅、茅盾，也参与寓言的整理或创作。偶尔写几篇寓言者更大

有人在。其后冯雪峰专力于寓言创作，成为现代第一个以寓言成为名家的作者。因处在新型寓言的开创阶段，冯雪峰的寓言虽然内容丰富，但是语言不够精炼，主题的表达有些过于直白，且不乏概念化的作品。当然，冯雪峰对中国现代寓言开拓之功，成就之绩，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，寓言创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。凡属儿童文学作家，如严文井、何公超、金近、方轶群，都写寓言。诗人艾青、小说家张天翼偶尔也写寓言作品。特别是张天翼，几篇短小精悍的作品，成绩相当突出。这一时期，四川的湛卢、浙江的金江，东西呼应，成为重要的寓言作家；彭文席的“小马”也终于过河而名重一时。

2

就像整个新文学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一样，寓言文学的道路也不平坦。1957 年反右扩大化，文艺界首当其冲，寓言作家更无一幸免。几年之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遭遇挫折，文艺的园地更受到极大的摧残。自反右扩大化到“文革”结束的近二十年间，所有的寓言作家停笔。只有极个别人在进行“地下创作”，当时并非作家的青年教师黄瑞云便是突出的一位。他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写了大量的寓言，填补了这近二十年间中国寓言创作的空白。他的作品当时只能“藏之名山”，直到改革开放之日才得以展现。

改革开放给整个文艺的园地带来生机，寓言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。老作家湛卢、金江等重新拿起了笔。随后出现了刘征、杨啸、林植峰、吴广孝、海代

泉、陈必铮、许润泉、樊发稼、叶澍、凝溪、凡夫、孙建江、薛贤荣、马长山等一大批寓言作家。1984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长春成立，老诗人公木出任第一任会长。寓研会把全国的寓言作家和研究专家组织起来，对寓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。三十多年间，出版的寓言集数以百计，彬彬之盛，纵向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，横向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。

我们是寓言爱好者，有感于现在寓言选本泛滥：小型选本仓促成书、往往成套地出，大型选本所收作品动辄数以千计，都未免泥沙俱下，浪费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读者宝贵的光阴。为此我们花了很长时间，选编了《中外古代寓言精品》，从大量的作品集中精选了一百八十九则，2011年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这本《中国现代寓言精品》也是几年前开始选编的，从数以百计的寓言别集或选本中选录出来，也只选了寥寥二百二十八则。我仍坚持选编的原则：选最精粹的作品。当然，这里所谓“精粹”只能就现代寓言的客观实际相对而言，不能按《中外古代寓言精品》的标准来要求。道理很简单，《中外古代寓言精品》选录范围横向全世界，纵贯三千年，而这本小书却是我们一个国家短短的不足百年的产物，两者自不能作同等的要求。在入选作品中，半数以上的作品是真正优秀之作，无论内容之深厚还是艺术之精湛都未必逊于古人，其他则只能说是比较好的作品。

断断续续花了几年的时间，阅读了数以万计的现代作品，对现代寓言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感受，因此想说

几句题外的话。

现代寓言成绩是巨大的，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值得研究。首先是极“左”时期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，作家们的笔脱离社会现实相当严重。作品大多凭空臆造，总走不出前人名作的樊篱。狼总是欺负羊，狐狸老盯着树上的乌鸦，乌龟和兔子一直在赛跑，驴子还是围着磨盘转；作家们费尽力气把伊索园子里的动物驱过来赶过去，害得它们劳累不堪，毫无生气。伊索说的故事经过几千年而历久弥新，被人们拿来花样翻新反而索然无味。

不少的寓言作家为了写寓言，就尽量去读古代的寓言、名家的寓言，却不大去读别的文学作品，更很少接触别的知识领域。作家需要慧心，需要悟性，但单凭慧心和悟性远远不够。生活贫乏，知识过窄，造诣不深，要写出真正的精品来是不太可能的。不必讳言，我们的寓言作者，学者型的实在太少。

4 寓言文学需要特殊性与普遍性紧密结合。寓普遍于特殊，是寓言最重要的特点。如果某种现象过于独特，而缺乏普遍意义，事过境迁之后，价值就不大了。而现代寓言中这样的作品是大量的。再就是为了表现某种概念而生硬地编一些荒诞的故事，这样的作品更是大量的，称之为铺天盖地也不为过。这是现在出版界、文艺界许多人士一提起寓言就皱眉的根本原因。

文艺界包括许多寓言家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错误，认为寓言仅是儿童读物。许多作者又过低估计少年儿童的理解能力，因而认为儿童读物就必须浅显；许多作者的笔下又把浅显变成简单粗糙，更是错上加错。寓言不等

于儿童读物，或者恰当地说，不止是儿童读物。战国时代的寓言有哪一篇是专为少年儿童写的呢？那些优秀作品又何尝不为孩子们所喜爱？优秀的寓言作品，总能或者说必须使少年儿童得到滋养，使中年人得到启迪，而年纪大的人读来也兴趣盎然。退一步说，如果把寓言当作儿童文学，更不应轻易对待。须知儿童文学是神圣的事业，儿童文学的写作是最难的。拿起笔来，应该想到所写的作品对少年儿童读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。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影响少年儿童读者的一生，使他们终身受益；反之就会起到很坏的作用。

寓言大多使用动物题材，采用拟人化的手法。表面看来，反正大多是动物，随怎么编造都可以。其实完全不然。寓言允许离奇荒诞，同时又要真实自然，“荒诞”与“真实”之间必须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，绝不是怎么胡编乱造都可以。一则寓言，不管多么荒诞，多么离奇，必须让读者立即感受到社会人生的某种现象、某种表现，这就是真实自然的要义。明代刘元卿写的《猓》，说的是老虎头痒，让猓给它扒搔，猓竟然在老虎头顶上扒出一个洞来，老虎却感到很舒服。猓掏出老虎的脑髓来吃，甚至还“奉献”一点叫老虎尝一尝。故事离奇到了极点，然而只要一读，一个阿谀谄媚的小人形象立即出现在面前。明知道极其荒诞，给读者的感觉却非常自然。寓言故事的情节不宜过于复杂，最好是简单而明了，却必须形成突出的矛盾；矛盾的解决往往是故事的转折，必须既在意料之外，而又在情理之中。现在许多寓言作品，多是“人为地”编造许多复杂的情节，说一些人所

共知的道理，一篇作品只要看几行就知道后面的结局，这样的作品当然站不起来。

再一个问题就是语言。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应能给予读者人生的启迪、品格的培养、艺术的熏陶，再就是让他们通过阅读在潜移默化中掌握规范的语言。遗憾的是现在许多所谓儿童文学作品语言不够规范。这包括两种情况。一种是过于粗糙，缺乏艺术性，甚至存在着语法或者逻辑上的毛病。另一种是过于花哨，过分地追求华丽，或者故作艰深，却经不起推敲。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影响更坏，因为前一种容易发现，而后一种往往可以迷惑读者，特别是年轻读者。

6

我在选编这本小书的过程中，翻阅了大量的作品，因而有如上所说的一些感受和看法。这并不排斥我们认为 20 世纪以来是寓言相当繁荣时期的结论。因为任何文学样式，一般的甚至是平庸的作品必然是大量的，优秀之作总是少数，寓言也不例外。20 世纪以来的寓言界毕竟有若干位杰出的作者，有相当数量优秀的作品，这就非常不错了。

还有两点需要说明。我选编的是散文体寓言，没有收录诗体寓言；就内容和格局而言，我选编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寓言。

刘光红

2013 年 8 月 10 日



冯雪峰（1903—1976），原名冯福春，浙江义乌人。早年在杭州参加晨光社，又与应修人、潘漠华等结湖畔诗社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“左联”党团书记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，参加过长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、《文艺报》主编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饱受折磨。1979年改正并恢复名誉。

冯雪峰是文艺理论家，也是中国20世纪最早以寓言成为名家的作者，对中国现代寓言的发展具有先行领头的作用。著有《雪峰寓言》。



水獭(tǎ)和鱼



水獭为了证明自己绝不是顽固的、闭塞的动物，也常常去听海鸥们的奇谈，因为海鸥们常到各处去游历，掌握了很多的新知识。有一天，海鸥告诉它说：“喂，老总，听到过么？现在是一个新世纪，叫作人民的世纪哩。”

“那么人民又是什么呢？”水獭马上追问海鸥道，并不想掩盖自己的没有学问。

“人民么，唔，那是非常地、非常地重要的东西。一切大人物，譬如什么主席呀，委员呀，还有一切官，一切高贵的人，统统都是靠人民为生的。所以，他们都十分看重人民，竭力去

和人民亲近呢。”海鸥解释道。

但是水獭还是不懂，它只好再问：“喂，请说得具体一点呀。这样重要的人民，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，还不够明白么？假如你是一位主席或者一个大官，那么鱼就是你的人民呀。”海鸥譬喻地说。

这回水獭懂啦，它觉得很有意思，高兴地说：“不错，你说得不错，这种新学说很有道理！这绝不是一种邪说，我信得过的；唔，我也准备接受它呢。真的，我的人民就是鱼；对于我，还有什么比鱼更重要、更可爱的呀！那么，我自然和鱼多亲近，还怕做不成新时代里的一个人民领袖么！”

本来水獭是只在夜间和鱼亲近的，把随意捉到的鱼的血，胡乱地饮吸一番，吸个八九分饱也就懒得再吸啦。而现在，却是人民的世纪，它又是新时代的人民领袖，所以就不分昼夜都去追逐鱼，加倍地亲热，发狂一般和每一个鱼都要抱吻一场了。而浮在水上的死鱼也就像落叶一般，从未有过的那么多了哩。

蝌蚪、青蛙与蛇

池塘里拥挤着数不清的蝌蚪。孩子们到池边来捉蝌蚪，突然一条蛇从草里蹿出来，对他们张牙吐舌，孩子们吓得连忙逃走。

蝌蚪们非常感谢蛇，连声道谢，蛇客气地说：“不要谢，不要谢。我们是邻居，有人欺负你们，我是应当出力的。”

后来蝌蚪们长大，成了蛙。蛇拼命追他们，追着一只吃一只。蛙责问蛇道：“你从前是那么爱护我们，现在又这样残杀我们，太说不过去了。”



“有什么说不过去！养大了蝌蚪好吃蛙，这是我们的习惯，懂得吗？”蛇冷冷地回答。



狼和兔的互惠协定



狼和兔要订立一个亲善的协定。狼很大方地说：

“现在你归我保护，你是完全独立了。所以，第一条，狼保证兔国的独立、领土与主权的完整。

“第二条，因此，除狼有权自由旅行、居留、牧畜与经商外，任何兽类不得迁入兔国境。

“第三条，为了平等与互惠，兔亦有权在狼国境内自由游历、侨居以及开垦繁殖……”

兔认为再也没有这样平等的了，便马上签了字，即日付诸实施。以后兔是逐日少下去了，但狼的行为也没有人能够说它违背了条约的精神哩。



回 音



一只狗对着一座巍巍的大石山，叫了几声，大石山发出了回音，同狗的叫声一样。狗骄傲地说：

“这座石山虽然伟大，但他的声音也不过如此。要不是他原来就是徒有虚名，那就是我已经和他差不多了。”

狗的自负的话，被天上的一个霹雳听见，霹雳轰隆一声呵

斥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大石山也轰隆一声应和着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狗吓得嗫嚅地说：“我没有说什么。”一面回头就跑。

狐狸和兔园

狐狸走进兔园里去。实在因为兔儿们太无端地纷纷逃散了，所以狐狸这才兜捕他们，也免不掉咬吃了几个。这样倒好，园子里很清静，而狐狸也已经吃饱，他于是就在园子里巡游起来，觉得这地方很不错，点点头说：“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一等县！山明水秀，物产丰富，民风淳厚。”

但狐狸兜了一两个圈子以后，忽然又以为景象太惨淡了，叹息着说：“可悯！可悯！一路人烟稀少，田园荒芜，只见尸骨狼藉，百姓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狐狸很感不忍，恻隐之心不禁油然而起，就亲自把那些兔骨头扒在一堆，做了一个坟墓，把他们埋了。他觉得做得不错，又点点头说：“差堪自慰，总算替老百姓找到一个归宿地了，他们是要歌颂我的！”就在附近插了一块牌，写上三个字，叫作“德政碑”。

临走时，狐狸想了想说：“唔，一切要做的事情我都做到了，一个父母官的天职，如今是尽了。况且我来时不过为了糊口，现在回去又确实是两袖清风。”



兔儿们



无数的兔儿居住在一座山上。有一天忽然大家都欢舞起来了，因为传来了狼山的王要来行幸的消息，这对于兔儿们是很大的光荣。

他们都从洞里出来，相互传报喜讯，并且筹划迎驾，准备举行一次他们从未有过的庆贺大典。他们说：“这是一页新的历史啊，将造福我们子孙到无穷无尽的！”

狼王也果然降临了，兔儿们扶老携幼，拥塞在道路的两旁，一面高呼着为狼王祝福，一面瞻仰着他的丰采，感动得要流泪。狼王也点点头问候他们，并且出了安民的布告。

可是，一切盛典过去之后，狼王说，这地方很好，决定在这里建筑一个行宫。兔儿们只得马上动手拆除自己的房舍，并且充当民夫，为王效劳。狼王却并没有自己带铺盖和换洗衣服来，兔儿们也只得贡献大批的兔皮，请他暂且将就将就。自然，他也没有带干粮来，好在这里兔肉是每年丰产，就地征购，又可以赊账，又可以省掉一笔运费。

这样，情况变得真快：兔儿们的高贵的欢呼即刻变成不高贵的呻吟，他们的繁荣也被稀稀落落的惨象和绝种的危机所代替了。最后，就是那些代表人物也不能幸免。不过，他们究竟是很出众的，有见识的。你看，他们正在扯着自己的长耳朵，痛痛地后悔呢。

“为什么聪明至极的我们，当初竟不先先后后地多想一会儿呢？”

我很同情兔子代表人物的后悔，因为一个很古又很浅显的道理，他们没有很早懂得，是的确很可惜的。那就是：

暴君和侵略者所赐给的光荣，对于人民无论何时都是灾害！



战牛和敌国



有一个国王，被他的敌国派兵来攻击，他节节败退，至于让敌人兵临城下，除去投降，就只有死亡一条路了。但那国的人民，组织了一支奇兵，从敌人的背后袭击过来。那是三百头顶强壮的水牛组织成的，它们的两角都削尖，身上包上铁皮，画着种种猛兽的图像，尾巴上扎着火炬。它们狂奔着向敌军的阵地冲杀。敌人看见，万分惊恐，不能抵抗，就纷纷逃奔，终于退出了国境，向这个国王求和了。

国王得救，马上同意媾和。他为表示隆重和诚意，决定举行一次庆祝和平的大典和一次很大的宴会，恭请敌国的国王和他的将军们都来参加。他说：“我要用最珍贵和最鲜美的酒菜，飨宴我们的贵宾。”他命令宰杀那三百头水牛来预备这一个大宴会。

那些水牛，都已经复员，回到田里工作了，一面还期待着国王发给它们勋章。但忽然它们被捕，而且被杀了。它们在临死的时候曾经这样说：

“哦，现在我们方才明白了，虽然这已经太迟。一切爱国的英勇的人民，在赶走凶恶的侵略者之后，是应该即时打杀自己的暴君，然后才可以解甲归田的啊。所有暴虐和昏庸的君王，难道有过一个不同时是媚外的卖国贼的么？有过一个不拿爱国人民的头颅，去做晋见敌人的见面礼的么？”

何公超



何公超（1905—1986），原名何味辛，上海人。幼年当过钱庄学徒，1920年进商务印书馆工作，后入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习。历任《民国日报》、《热血日报》编辑，《儿童世界》主编等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曾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。何公超也是童话作家，著有童话集《快乐鸟》、《丑小鸭》、《小金鱼》、《兽国记》等。

 烛 光

在黑暗中，一支蜡烛放着光，冲散了围困他的黑暗，亮了
一大圈地方。芯子烧着，一寸一寸成了灰；痛，长长的泪，一
直流到脚跟。但是他不灰心，依然放着光，冲散着黑暗。

柔和的风飘过来，轻轻地劝告道：“烛兄弟，何苦呢？你
这样烧下去，要全身变成灰的啊！让我吹熄了吧。”

“不。”蜡烛摇摇火焰，说，“我要在黑暗中放光明。”风冷
笑一声去了。

蜡烛虽然一寸一寸矮下去，快要燃到脚跟，但他依然燃着，
在黑暗之海中，灯塔似的放着光，亮了——大圈地方。

不久，太阳出来了，照耀着大地，黑暗逃得无影无踪。蜡
烛曳着余光，欢喜地投入阳光的怀抱里。